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DAI FENG CHUI

待风吹



李骏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待风吹 / 李骏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7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 朱向前主编)

ISBN 978-7-5378-5218-0

I. ①待…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8968 号

书名: 待风吹
著者: 李骏

出品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李向丽
特约编辑: 赵雪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字数: 194 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218-0

定价: 36.00 元

新松千尺待来日 初心一寸看从头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萍、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魏远峰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如部分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更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国家核心期刊转载）。

“新生代”作家的迅速成长缓解了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此一说法为朱向前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所提出，意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渐趋边缘化，只有少数执着的坚韧者在“商海横流”中彰显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岛”耸峙一般），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经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是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

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显而易见，“新生代”作家大都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他们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写下了一系列带有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营构出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然而，当“新生代”作家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中寻觅新的创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积极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文学核心价值靠拢的特征，并生发出独特的思考。

所以在建军九十周年之际，把这样一个年轻方阵（作者年龄上限四十五周岁）的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推荐给大家，也在于此。正所谓：新松千尺待来日，初心一寸看从头。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新生代方阵”有更好的了解，下面将不揣冒昧、不计利钝，对十一位作者的创作特点做简要勾勒（按姓氏笔画排序），挂一漏万，自当难免，还望作者和读者们海涵。

王棵：王棵曾经去南沙体验过守礁生活，这使他有能力抵达守礁士兵的精神深处，这种能力给他带来自信，在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他有意地运用这种能力，密集地向文坛递交过一批以礁岛、军舰、海洋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这段写作经历多少影响了王棵后来的创作理念，王棵后来可谓点多面广的创作实践中，许多小说都与早期充满腥咸海味的小

说在内部建有秘密通道，这个通道是由孤岛这一意象构成的。孤岛的意象，来自于弥漫在这些小说中的孤独感。

王凯：王凯将日常化和个人化的风格带入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物身上，层层剥除和消除了曾经强加到军人身上的那些虚假矫饰的东西，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人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让真正的军人精神和品格的光辉焕发出来。从王凯小说中那些遭遇理想与现实矛盾、身陷情感与道德困境、面临追寻与放弃抉择的普通军人身上，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深切思考。

王甜：王甜笔下涵盖历史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现实军旅中的个体成长、军人的情感与婚姻、退伍军人对军旅生涯的反思等多个方面，并在整体上呈现出相近的特色：一是主题思想融入哲理色彩，例如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个体的自我救赎等；二是轻情节重状态，摆脱对情节的过度依赖，强调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描摹；三是艺术表现上采用“轻魔幻”手法，以超现实的情节或细节凸显主题。

西元：西元堪称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坛的重量级“拳击手”，出拳频、力道大而且每每能击中要害。他喜欢直面战争的“战壕”描绘，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战争历史题材，都竭力表达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力量。他注重将人放置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打量，力求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辩证地写出人物灵魂的深邃以及存在本身的复杂。他的作品还注重哲思和诗性的融合，语言往往带有诗性色彩，跳跃，灵动，所涉及的问题却又带有鲜明的哲思意味。

李骏：李骏的小说，多以边疆生活、故乡革命、机关生活为主题，坚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充满了温暖阳光、深情厚谊。他写边防官兵的生活，细致入微、幽默风趣，将边关将士的战天斗地、喜乐悲欢，通过

简洁明快的手法，写得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他写故乡的革命英雄，均以独特视角，通过英雄的传奇经历、情感人生、命运吊诡，展现出一派风生水起、大波大折的景象，却又将英雄还原于人，不避历史得失，不讳尊者之荣，读后令人久久深思与叹息；他写机关生活，观照现实，追踪变化，既味道纯正，又起伏跌宕，既现实又充满温情。

朱旻鸢：相较于业已习见的军旅文学叙事，朱旻鸢的小说别具一种斑驳复杂、意绪苍茫的审美色彩。这部集子收录的五部作品都没有离开过“塞外”和“部队”，故事原型甚至都来自一个连队。这些中短篇小说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和幽默顽劣且活泼弹跳的个性化语言书写当下军人的生活，在滑稽变形中，是对现实基层的戏谑和调侃，使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为我们展现了部队生活的另一个截面。

卢一萍：作家在西部边疆地区生活了二十余年，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善于捕捉底层人物身上的光亮，通过他的文字，可以引导读者对纷繁的现实生活有更真切的理解。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他善于营造大气悲壮的氛围，衬托出微小生命的丰富多彩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立体丰满，细致勾勒了现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当代军旅小说创作中颇具特点。

曾皓：曾皓发表于不同时间段的中短篇小说，在思想脉络上有着清晰的主线，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关切和理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有着对笔下人物生命状态的深切观照，抒写他们在时代缝隙中的尴尬、困惑和对终极理想的追求，敢于用小说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给予愿景。而他文字中表现出的“自由、轻盈、神秘”的审美特征，更让他

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灵动和向上飞升的状态。

曾剑：曾剑善用短句和比喻，所以他的中短篇军旅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他用舒缓的笔调，从容不迫地书写着普通士兵的故事，展现他们“怨而不怒”的情绪，情感质朴真实，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中特有的中和之美。曾剑的写作，也像他小说的叙事节奏一样，不急不缓、从容有度、踏踏实实，一边深情地回望故乡，一边走进军营、深入普通士兵的生活，用心感受，用笔书写，用春日般的人性美温暖着为生活奔波的人们。

裴指海：迄今为止，裴指海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聚焦于两个题材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相对而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作者着力最深的一个领域。他创作了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充溢的旺盛的想象力与卓越的文本建构能力，尊重历史事实，表现了革命历史的纷纭复杂，力图以当代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发人深思。

魏远峰：魏远峰的军旅小说都放在三多塘，三多塘是他刚到新兵连的地方，他的三多塘是有气味、质感的——炮库中陈年水泥的味道，菜地施肥后的味道，小便池“童子尿”的味道。还有一尺多长老鼠的样子、凤凰树开花的样子、菜地边含羞草的样子。魏远峰的乡土小说，则总是在写黄河、黄河滩、武陟县，这是他的故土之地，也是他的血脉之源。这些，让人想起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及其虚构的杰佛生小镇。

说来也巧，以上十一位作者的单位或者曾经服役的部队，正好涵盖了海陆空三军和东西南北中各战区，以这么一套多姿多彩的小丛书，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献礼，适得其所，恰逢其时。我想起二十

年前——一九九七年，受邀为北岳文艺出版社主编了由陈怀国、石钟山等当年的新锐军旅作家担纲的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反响不俗。在此，我要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具有的浓厚的军旅文学情结和持之以恒的品质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感谢主编助理徐艺嘉为本丛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丛书名“向前”——实非出自此“向前”而乃彼“向前”也——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

是为序。

朱向前

丁酉桃月谷旦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目 录

001 / 待风吹

019 / 费尽心机

073 / 机关楼

107 / 舅姥爷的革命生涯

161 / 本吴庄的革命史

215 / 在寂寞中行走(创作谈)

待
风
吹

那批领导干部的命令还没宣布，机关便传得沸沸扬扬。一年中每到研究干部的春冬季节，人们都像吃了敏感药，打了兴奋剂，嗅觉变得格外灵敏，头脑转得格外快捷。各种消息满天飞，好像人人都是干部部长。一位任免干事说：“这也很正常，一个部门的政绩，有时就体现在培养和成长了多少干部上。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更甚。”

群众配班子，有时一配一个准。因此，陈副部长看上去好像心事重重。有人说，他将接任部长一职，这意味着跨入将军的行列；也有人说，他的仕途到站，即将面临退休。

对每个职业军人而言，从正师岗位退休，仅差一步到将军，这一步总是那样残酷，因此，每个干部退休的那一幕总是格外落寞。

其实，无论大家怎样说，他陈副部长还是原来的副部长，每天七点半，便迈着步子去办公室，在电梯里遇到年轻人，还要笑一笑，拍一拍他们的肩膀，关切地问一问过得怎样，谈对象没有，孩子学习怎么样，是不是又有好事了。有些胆大的，便当面恭贺他：“陈部长，听说你要擢升了，恭喜啊。”

陈副部长笑：“你要是上级领导或干部部长就好了。”

大家便同往日一样，在电梯里笑出声来。但刚出电梯，大家的笑却又戛然而止。部门正职高明华部长就站在电梯口，等着下楼呢。

大家便收了笑，换上严肃，齐叫一声“部长好”。还有人伸手拦住电梯门，好让高部长先进来。

高明华部长脸色永远严肃，点了个头，先进电梯里去了。大家这才鱼贯而出。电梯刚好合缝时，笑声便再一次在楼道里传出来。

一个年轻的助理对陈副部长说：“真希望你早点接高部长的班，挂个金星。”

这话含着点什么意思，陈副部长只是打了个哈哈，拍了拍这位助理的肩，进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公务员已将办公室的门开着，桌子上的茶也泡得正当时，绿色的毛尖叶子朝下，正好喝。

高明华部长则不一样，下楼的脚步有些沉重，他听到了身后的笑声，早上平静的生活迅速被打破，仿佛有什么说不清的东西突然丢在了他的心头上一样。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常态，内心自嘲了一下。对他来讲，早已习惯了这座灰色大楼里发生的一切：人来，人往，人走，人留，就像院子里四季轮回的植物：花开，花落，叶长，叶黄，都是寻常之事。有时，他从明亮的办公室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永远喧嚣热闹。云卷云舒，车来车往，一秋又一秋，就像身边走过的战友，流水的士兵，一轮又一轮。看上去，这里似乎永远是波澜不惊，水波不扬。无论有人来时兴高采烈，有人走时痛哭流涕，但到了高部长这个年纪，世事已渐渐看得开了。什么副师正师、副军正军，最后都是军休所或干休所里一帮老头，有的散步有的打球，有的生气有的平淡，有的感恩有的骂娘。再或，他们便成了陆军总医院门诊楼里的一群百姓，脾气大的，依旧为排队插队吵架骂娘。

在公务员小刘的眼里，高部长与陈副部长性格迥异，从喝茶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陈副部长喜欢喝浓茶，越浓越好，一天要换几次

茶叶。而高部长则不同，他更喜欢喝白开水，特别是刚烧开又凉了几分钟的那种。小刘刚调来时，还曾有点奇怪，那么好的茶，高部长随手就交给办公室处理，自己竟然把白开水喝得津津有味。

能进入这个军级机关的人都不是普通人。所以机关人都知道，高部长是从基层部队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从战士到将军，一步一个脚印，难呀。有人算过，和平年代，如果从当兵提干后算起，一直干到将军，必须一步不落地往上走，慢了一步半拍，结果不是被裁减了，就是最后超龄了，早就该向后转了。所以高明华部长时常觉得自己挺幸运。他在机关开会时，常这样教育大家：“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当年那些战友，现在都在哪里干什么呢？有多少人还在基层，有多少人还没提拔，有多少人还在外地！你们比他们幸运多了，这不是因为你们才能有多大，而是运气比他们好。”大家这样一比，可不是吗？于是对升升降降、沉沉浮浮，也就慢慢地看得平和一些了。

高部长说这话时，也是对自己讲的。他平日有时也想想过去那些战友们，觉得造化弄人、命运无常，但最后就不想了，因为人到一定的地位，有些人便自动不让你想了。位置存在距离，地位有了差别，待遇隔了等级，再去攀亲，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那个。就像现在的同学会一样，干得好的无非是想让人知道特别是让当年的女友知道，自己干得很成功，起个广而告之的作用；而混得不好的，一是怕别人瞧不起不愿去高攀，二是正好连份子钱都免了，不用再去凑那个热闹。人生，最后不就是图个平静吗？怎么折腾都是过。

高部长有时也这样想。特别是临近人生的最后一站，想得也就更多了。当年一起参战的那几个战友，还偶尔会冷不丁地从记忆里蹦出来。多么难忘的岁月啊！那才是真正的生死与共呢。当年战斗打响时，大家互相掩护，互相帮助，生死相依，甘苦与共。等下了战场，那些战友有的已经永远回不来了，就地埋在他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没有找到。那

时，高明华站在那些冰冷的坟茔前，眼睛都哭瞎了，泪水都哭干了。等部队撤回时，他进了城，当了干部，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干到了副军职，成为共和国新生代里的一名少将，有时想想，可不就像一场梦吗？

对世界而言，他们仅是一名战士

对母亲而言，他们却是整个世界

有一次，高部长坐在宽大的办公室，无意中看到这样两句诗，眼泪竟然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年纪大了，睡觉的目的有时好像就是为了做梦。有时的梦境，还能真实地还原当年的情景。比如，那场战争前，高明华原来在农村的对象，突然写来了绝交信，说两人性格不合，要散了。扛着枪走向前线的他，知道对方无非是怕自己死了，当时他的心情落到了冰点。在临行前夜，他们大碗喝了酒后，一个个将碗扔在地上摔碎，大家豪情奔涌，誓言杀敌，情绪激昂。只有高明华的泪悄悄掉了下来。排长问他是不是怕死？他说是想死。排长不明白他的意思，批评他的话不吉利。他其实真的想死，战士上阵前接到这样的信，的确令人失望。但他还是果断地写了回信，感谢对方想得周全，一边写一边有泪在眼窝子中打转。后来，上了战场，他再也没有哭过。空中的子弹嗖嗖作响，溅在石头上四处都是火花。俗话说，“新兵怕炮，老兵怕枪”，但他们一个个都勇往直前。最后，排长为了掩护他，在炮火冲天中突然伏在他的身上，当硝烟散尽，排长被炸成碎片，而高明华负伤，却还立了个三等功……

命运真是无情而又无常呀。战后，他去了排长的家。排长的家在农村，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走进屋子时，那是怎样的家徒四壁呀！他在战场上都没哭，看到排长家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瘦弱纤细的妹妹却哭了，哭得死去活来的。从那以后，他便主动承担了老人和妹妹的一切，直到为老人养老送终。老人的眼睛最后也哭瞎了，但从未当着他的面哭过。

再后，他一直瞒着大家，始终资助着老兵的妹妹，直到她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工作嫁了人，还管着人家的孩子呢。老兵的妹妹从此就把他当作亲哥了，每年都要到他老家去看亲人。这让他那个农村的对象肠子都悔青了。当他从战场上回来，后来又提了干时，农村对象又写信提出要恢复关系。他当时还未回去，便回信说：“算了吧。我的腿被打断了，组织上为了安慰我，才提干，你愿意跟着一个瘸子吗？”他本来是想试探对方的，看她是不是真心的爱他。结果，对方又不来信了。其实他的腿是负了伤，但并无大碍。从心底里说，他当时还是喜欢那个农村对象的，只不过，那封薄薄的信，好像一座大山在心里横隔着。前几年，那个对象还突然跑到城里来找了他，听说他在外当了这么大的官，想请他帮自己的儿子找工作。哨兵领着她进来时，他当时吃了一惊，竟然没有认出来。本来，对他来说，当了官之后，特别是当了大官之后，“拒绝”这个词，已成为每天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件大事。每天，打电话的、写条子的、送礼的、请吃的、求情的，各种各样的人，找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为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不停地缠着他，绕着他。他不得不拒绝，他不能不拒绝。但面对这个嫁给了一个小县城工人同时又失去了工作的看上去沧桑无比的妇人，他竟然满口答应了。连办公室的主任都觉得奇怪，因为办公室主任那天看到，他一下午在不停地打电话，求人，找人，说好话。办公室主任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心想来找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有这么大的魅力与权威？很快，办公室主任便理解了，因为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办公室，说找高明华部长。办公室主任问什么事。年轻人说，他管高部长叫叔，要感谢他的帮助。孩子很年轻，看上去很清秀，普通话说得也比高部长流利。办公室主任对高部长汇报后，高部长说：“就说我不在，你让他好好干。”办公室主任就这样讲了，那年轻人听了似乎很失望，仍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最后嘟哝着离开了。走时，年轻人带了几双鞋垫，说是自己母亲亲手绣的。办公室主任

转给高部长时，高部长端详了一会儿，那是多么熟悉的图案与颜色啊。当初未上战场时，他鞋里垫着的便是同样的鞋垫。但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你们穿吧，我现在不需要。”办公室分到的人都夸赞那鞋垫手工做得精巧，但高部长当时只是一笑，掩上门出去了。

岁月就像一条河流，无论人间如何悲欢离合，它永远不紧不慢地流着。送走一些什么，又带来一些什么。终于，高部长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知不觉便靠近了五十八岁。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提一下，当个单位的一号，还可以干到六十，如果不提，意味着职业生涯到了尽头。之前，也有战友在聚会时对他说，再努力努力，凭你的能力和影响，再进一步，干个正军没问题。他一笑，将酒一饮而尽，却始终不发一言。于是，机关便传出他胸有成竹，还会继续上。所以，一些人对他的态度突然又好了一些，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对他露出的笑，又淡然了一些。机关就是这样，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这个底由谁兜着，旁人谁也不知道。在机关，不到最后，谁也不知谁是谁的谁。可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高明华部长对此看得很淡然，升升降降，看得多了，世态炎凉，见怪也不怪了。

令他奇怪的倒是自己的副职陈副部长，对自己总是那样的热情。见了面，一定要握个手，道一声好。一个班子里的人，天天见面，还握个什么手？但不握，又怕别人有想法，所以高部长总是“被握”。

平心而论，他内心有时也质疑过这种热情。一个人，要有怎样的毅力，才能永远做到对每个人都像一团火，能永远露出如此灿烂如花的笑脸呢？陈副部长做到了。与自己大波大折、大起大落和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同，陈副部长对每个人都是和风细雨、满面春风。在一起工作了三四年，你永远看不到他有什么个人哀愁，有什么兴趣爱好，有什么越位表现。四年前，陈副部长从大机关下来给他当副职时，把高部长推荐的一个干部给压住了。他当时是有些不快的。但军人嘛，位置空出